

半百芳华

□南京 吴晓平

我有个牌友,是我50年前的初中同学,因为打牌特别计较,我们都喊他“轴头”。虽说不来钱不赌博,每次打牌都争得青筋暴突,吼声如雷。正因为他较真,和他打才愈发过瘾,所以我们成了牌搭子。

打牌要找场地,饭店太贵,茶社烟熏,还是农家乐最好。前天,轴头电话联系我,说他又找到一好地。“是我学生承包的一片茶陵,这次他们两个班的同学聚会,我是他们的班主任,当然要去。”他得意地说,“你就和我一起沾沾光,顺便甩一把扑克!”

学生请老师,天经地义,我欣然前往。到了茶陵,满山碧油油的茶树间,隐约几间山房,一条小道蜿蜒而上。走近了,才发现这几间山房其实不小,且庭院深深,老远就听里面杀鸡宰鸭,沸反盈天。看见我们进门,大家一起放下手中活计,恭敬站立,齐声喊,董老师好!

敢情这些就是轴头学生的学生了。可我还是有些纳闷,这乌泱泱的一院子人,无论男女,大都白发苍苍,岁数不在我之下,怎么可能是他的学生?轴头笑而不答,等一招呼过去,进了后院,才细道原委:原来当年他14岁就全家下放,16岁就以民办教师身份代课,这两班学生都是当时“复课闹革命”恢复读书的

中学生。中学生教中学生,师生年龄差不多,加上农村娃读书晚,有的学生岁数比老师还大。

哦,他这样一讲,我立刻明白。“不过”他说,“这两个班的学生从初中读到高中,整整6年都是我带的班,跟我感情特别深。所以我们每年聚会一次,自己动手烧饭,就地采集食材,AA制!”

看着一片雪花花的白头,我努力回忆他50年前的模样。那时我俩都住在贡院街上,读中学自然分在一个班。我对他印象不深,因为他当时个子极矮,坐第一排。只记得他性格很犟。有一次一个大个子同学抢他东西,他追着大个子不放,被打得鼻血直流也不放手,吓得大个子还了他东西,直告饶。同学半年,他家就下放了。临走那天早上,天上阴凄凄飘着雪花,一辆大卡车停在他家门口。沿街一片哭声、道别声。只见他站在半车破旧家具中,昂着头,透过车厢板缝盯着我们看,抿紧嘴,什么话也不说,就这么随卡车晃悠悠地被拉走了。再见面已是20年后,那时我已是报社记者,到雨花台教育局采访一个复杂案子。推开领导大门,没想到居然是他。面容似乎变化不大,只是个头儿蹿起老高,让我吓一跳……

在我们老同学中,他退休级别

算是高的。问他怎生混得如此好?他笑了,说你们不是说我犟么,犟有犟的好处。刚到农村干活,我下死力干活,生产队长欺负我,工分给得很低。我找他理论,与他比挑担、割麦,他干不过我。第二年,社员就选我做记工员,说我公道。记工员农活就轻多了,白天干活,晚上就点灯熬油,把带下乡的几箱书全读完了。正好当时农村中学缺老师,农民就推荐我去教他们子弟,成了民办教师,我读书时间就更多了。“文革”结束,我以知青身份,直接从民办教师转为公办,领导都说我运气好,叫我请客。可我不但没请客,还较真,偷偷给报社写了封人民来信,问为什么知青转正还要从学徒工资18元拿起?同一岗位为什么要算两次学徒?当时校领导恨我不识抬举,揭了他们短,一直不提我。而上级部门后来正是看中我这股轴劲,公推公选,一路提拔,最后当了局长。

那天玩得尽兴——大锅灶,柴火灶,大家围着案板包饺子。他的学生中虽然有老板、公务员,甚至还有级别不低于他的领导,但清一色白花花的老头儿老太们,依然一条声亲切地喊他董老师;而我,依然和轴头犟在牌桌上争得面红耳赤,一手不让……

转角落葵

□如东 桑云梅

在这样不起眼的转角拐弯,遇见一丛落葵。那片碧绿瀑布般地冲刷眼帘,洗净眸眼,润养心田,清亮心中一处僻静染尘的小小角落。

绵延于再简陋不过的木条杠子,自上而下、层叠铺陈、轻洒潇洒。椭圆形叶片肥嫩油亮,中间不时探出粉紫色花朵,分不明花瓣花蕊,一串串,碰触阳光、迎在风中。淡绿藤蔓和茎秆交织一道,缠缠绵绵尽头,构成弧度、夭娇窈窕、自成美态。外伸的,竭力探究外面未知世界;上延的,总想着更高处定是越发眩目;下行的,匍匐地面找寻笃定踏实。颗颗小球形果实趴在茎杆上,浅绿、深绿、深紫、深黑,大自然书写的渐变色彩令人类赞叹!黑黑小小的球形果实最喜藏于碧绿浓稠深处,眨巴眼睛偷偷瞄着你,恍惚间闪出黑亮亮光泽。

转角遇见这番小美好足够清亮一天的日子,风韵整日辰光。享受这样的不期而然、偶尔之遇,让她们突兀落入你细水长流的日子,恰如些许落英缤纷了清浅岁月。

欣喜的是,这样的小美好并未就此卒然而停。

初秋,小雨浅浅飞洒一宿,滋养一夜。清早,婆婆将手伸出窗外,皱巴巴双手未曾接到雨水,“采木耳菜去!”原来,婆婆说,落

葵就是木耳菜,又叫紫角叶、豆腐菜,最好听的别名是胭脂豆。婆婆、我、小儿子一人一只葵,欢腾腾走向那丛落葵。尚未采摘呢,好像葵里已经满载成果了,仁人心内所怀的喜悦期望淡然明了。一夜细雨沐浴,落葵又是别样韵味!小小水珠细密叶片之上,为这片碧色瀑布笼上水帘。温柔阳光映照其上,折射星星灿灿微芒,越发衬托叶片鲜嫩之感。叶片、嫩茎、叶芽甚至花朵都是采摘对象,很快收获满满三篓。就让手上余留雨水和汁液的清香吧,不用洗去。

到家,婆婆冲洗一遍,快炒葵叶蒜瓣,都不要加水,成就清亮亮、碧汪汪、肥糯糯一盘小菜。剩下的,婆婆烧了碗豆腐葵叶汤,白加绿的搭配瞧着就极是清爽。两道菜品真是清香脆嫩、柔滑爽口、回味无穷,和着初秋的爽气淡然一并将肠胃心灵慰藉。

转角拐弯处时常会遇见小小美好。就像上回在另一个转角遇见一棵蓬然勃发的无花果树,当下采摘几颗香甜的无花果,送两个给一旁看着拄着拐杖的老爷爷,留些在树上给过路人和小鸟们。始终相信,小小美好常常不用刻意、无需花费。小美好或许是一片落葵,一颗无花果,小美好或许是内心映射,心灵观照。有美好的心就有美好的物什和人事,珍贵地将人间温暖,且长长久久地散发鲜亮温润。

银杏,银杏

□苏州 申功晶

春日看花,夏日吃果,到了“秋风阵阵地吹,折扇形的黄叶落得满地”的季节,便轮到观看落叶了。不知不觉间,秋意已悄然席卷大地,枝梢的银杏叶,渐渐褪去了苍翠,边缘微微泛黄,让人联想到国画里一个专用名词“藤黄”,这一抹撩人心弦的“惊艳黄”倒成了城市中当之无愧的C位,点亮了秋日里的枯燥。

我的家乡有诸多赏银杏佳地,比如,道前街素有“秋风不扫落叶”的习俗,地面上铺满落叶,踩出“飒飒”声响,袅袅秋风兮,一片或数片金黄的银杏叶,从枝头悠悠飘荡下来,轻轻砸在脑门上,随手捡起一片银杏叶,夹在书本中就是一枚极好的书签。枯叶在空中打着慢旋儿,最后掉落在地上,它们生长于大地,装饰着大地,又魂归大地。

我少年时代寄居在一条不起眼的老巷子里,有一座千年古刹,

唤做“大慧寺”,寺庙不大,香火极旺。每至深秋,大雄宝殿前仅有的两株银杏树足以撑起整座寺院一个秋天的颜值。看那金灿灿的银杏搭配着禅意十足的勾檐黛瓦,随手一拍,就是一张唯美的古风大片。

“亭亭最是公孙树,挺立乾坤亿万年”。在“中国五大银杏之乡”之一的洞庭东山北望岭下村村口,存有一棵树龄2000多年的“江苏银杏王”。从路口到村口,我摸索着走了将近半个多小时。这棵老树掩映在粉墙黛瓦的民宅间,它苍老奇崛,枝干劲挺,只剩下了四分之一的树身,腰围却达四米,目测纵五人合抱仍显困难。相传,它曾历经三次雷击、火烧,树干被劈去大半。如今,树干上还能依稀瞧出被劈后烧焦的痕迹。树干里面是中空的,布满了青苔。奇的是,它周遭却再生出了子子孙孙的小银杏树。

从北望岭下村出来,我直接去了紫金庵,山坞里的寺庙,古朴不乏祥和,宁静不失清幽。从大门通往里间,满树的银杏叶倒挂如一串串金色风铃,沙沙作响,相机无法拍出其万分之一的美。我坐在院内一棵年岁最长的古树下,喝着茶、晒着太阳,耳畔似听得钟鼓梵响缕缕,那是打坐僧侣在经书梵卷中悟轮回生死。想来人之寿限不过百年,然植物中的“活化石”银杏却在千年的四季更迭中不生不灭、不增不减。我捡起一片金灿灿的扇形银杏叶,用手指摩挲着它的纹理,须臾间,想起了美女导演俞飞鸿将须兰小说《银杏,银杏》改编成的一部电影《爱有来生》:一个男子,为了等一面前世的恋人,迟迟不肯投胎,他的魂魄一直在寺庙中的一棵老银杏树下守候了50年。“昨日种种,譬如昨日死;今日种种,譬如今日生。”

烟火生活

□四川南充 杜明芬

一朵长在渡口的花,从花苞吐露,到极致绽放,再到枯萎。这是一朵花的老去,也是一个人的一生。

“老去”是个很令人动情的词,是阅历从浅到深,是气质从活泼幼稚变得娴静优雅。老去的路途像是一场江南夏日的雨,大雨瓢泼之后,我们才瞬间清醒过来。风景变化多端,不再如初,远处的丛林山麓也被烟雾笼罩,辨不清是前途坦荡抑或前路迷茫。可是大雨之后的景色美得像水墨画,雾气腾腾仿佛从画里流泻出来。有人说:大雨之后景色如此,那我想我也会喜欢下雨天了。你看,只要心是有趣的,不管所见如何都会变成对尘世风景的美好期待。

年岁越大,我越是喜欢生活被烟火缭绕。柴米油盐需要精打细算,花鸟茶鱼只是锦上添花。去市场买一条鱼,清蒸、红烧随心。配上小菜,葱花、香菜只择其一。叫卖声弥漫在街角巷陌,岁月的书卷上写满了烟火。生活随性简单,人也活得清醒万分。

我甚至觉得写生活的句子根本不需要仔细琢磨,有些诗意就是脱口而出的寻常所得。嫩南瓜卧在

夏日的竹篮,老南瓜拥抱金黄的秋天。季节的转换使一个南瓜的老去,但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美丽。你瞧,这就是生活的哲理。淡淡的描述里就流淌着清欢的美好。许是太过常见的风景,我们便觉得不值一提。但俛而品咂一番,才发现:噢,生活原来是这样可爱!

人间风景千万种,闲枕诗书是一乐。当烟火生活里弥漫着书的香气,平淡中便增加了精致的韵味。大多时候,我读书只读自己想读的。或是从别处听来的书籍,或是大浪淘沙,自己从书库里寻得的一两本。

我不刻意去求,遇见的就坦然相处。我只需记得读书的最终目的是将人间美好都收入眼里,汇成一个人眼里的星光。生活偶然成分居多,但我想我们所遇见的种种烟火都有它存在的道理,都值得我们倾心相待。

时光是流动的风沙,禁不住逗留。但每一次的遇见都是一种惊喜,每日的烟火生活都会在岁月的脉络里牵出藤蔓,开出一朵名为记忆的花朵。所以请认真且优雅地老去,温柔且深情地活着,笑看世间风云。

三秋昙花开

□山东临清 杨金坤

因为拆迁,租住了一平房,打扫卫生时,在庭院里发现了一株花,经辨认是昙花。心中一阵惊喜,没想到租住房子,还会与享有“月下美人”之誉的昙花相遇。长浇水,勤施肥,细照料,期待“只恐夜深花睡去,故烧高烛照红妆”的动人时刻到来。

春去秋又回,燕来又归去。一年过去了,那株披着针状扁平叶子的小灌木,仍是芊芊柔柔、怯生生的样子,耷拉着枝梢,不肯吐露半点开花的讯息。

秋去秋来又一年,燕去燕来燕归来。第二年,人花无语,岁月无声,只有偶然翠绿,显示出生命力的存在。经过两年的等待,我已经对“昙花一现”的时刻,不抱有希望和幻想,与昙花相见的初心,也恢复了平静。

秋风起,燕欲归。第三年的秋天,昙花的叶子,悄悄地抽出一根花茎,慢慢地变长变大,像弯弯的月牙。茎头上长出一枚浅红色条纹外衣的花骨朵儿,里面白色的花苞儿探出头来。看着一天饱满着的花苞,我开始在每天傍晚,搬着马扎守在院中,生怕与那个等待盛放的灵魂失之交臂。

终于在一个明明星稀的夜晚,当月光爬过低低的门槛时,一声轻微的炸裂拨动了心头紧绷的弦,像初生小鸟心脏的律动,一场生命的盛宴开始了。一层黎紫色的的绒样花瓣一点点挺直,微微颤动着,如同天使散开了圣洁的羽毛,洁白如玉的花苞上纹出了条条细线,刺入花托深处。随着那清晰可辨的生命之声,重叠的瓣儿睡莲一样打

开,露出鹅黄色的花蕊与羽化的花筒,透出一种处世不惊的安然。

刹那间,时间仿佛静止了,昙花的姿态被定格为怒放的一瞬,它的每个部分,都在以最完美的姿态展现,甚至能感觉到,那蓬勃的生命力自花中溢出,滴落在地上,叮咚作响。月光斜洒进前廊,在地上淌了浅浅一层,也镀在半透明的花瓣上,闪烁着银色的光晕。渐渐,世界安静下来,幽幽屏息静气地卧在草丛。月光退出了前廊的舞台,转入小院,像是铺了一地碎银。看得出来,昙花也倦了,花瓣虽依然晶莹,却不再流光溢彩,不再生机勃勃,透出一种难以掩饰的苍白。

三秋的孤寂,瞬间的盛开,一世的辉煌。此刻,我心似水,不兴波澜。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641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